



專輯 【今日乃知 鼻孔向下】

# 蓮池藕益

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（上）  
編輯組

明末四大師，因著各自的個性願力，展現出不同的修行風格與奉獻方向。蓮池與藕益大師，後世尊為淨土宗的八祖及九祖，本文從大師的故事出發，帶領讀者重訪修行者的內在生命。



## 一刀斬斷紅絨線

蓮池的生活向來過得平靜恬淡。二十歲不到，就娶了張氏為妻，幾年後得一子，全家和樂融融地享受天倫之樂。

然而好景不常。二十七歲時，父親過世，蓮池痛苦地自問：「為什麼像山一樣做為全家依靠的父親竟然也會倒下？」還未從哀傷中走出，二十九歲時獨子亡故。

「為什麼還未見識天地之美的幼小孩兒竟然就消逝了呢？」

哀傷的蓮池沒注意到有人比他更受不住這樣的打擊——元配張氏因悲傷過度，不久也離開人世。

「為什麼花朵一般的生命在盛開的瞬間就凋落？」

接二連三的打擊衝擊著他。蓮池將「生死事大」四個大字貼在書桌前面，不時地發出長嘆。

母親心疼他那鬱鬱寡歡的樣子。對他說：「失去配偶的痛苦，我們都嚐到了，你還不到三十，應該要再娶，讓自己振奮起來，家裡也熱鬧些。」

蓮池望著母親全白的頭髮、佝僂的身軀，想到這三年來母親接連失去丈夫、長孫、長媳，心裡肯定比他更苦，不忍再傷母親的心，便說：「一切有勞

母親您費心。」

不久就迎娶了十九歲的湯氏為續弦夫人。

新婚期間，蓮池對夫人湯氏說：「杭州西山黃龍庵『性天文理』老和尚是位得道高僧，我們一起去參拜、皈依吧！」

湯氏：「那當然好！」

皈依後夫妻一起修學佛法，共研法義。

然而兩年不到，蓮池的母親竟過世了，料理完後事，蓮池對俗事頗感心灰意冷，盟生出家的念頭，但牽掛著妻子，只將念頭放在心上琢磨。

除夕那天，蓮池正閱讀《慧燈集》。夫人捧茶過來，卻失手打碎杯具，聽到破裂聲，蓮池心中的結應聲開解。笑著說：「人生因緣，沒有不散的道理。」

湯氏：「多謝您寬宏大量，不責怪我打破茶具。」

蓮池：「我還要感謝你打破我心中的執著——夫妻恩愛是不長久的，生死大事誰也無法替代——我決定出家修道去了，今後妳好好地為自己打算吧！」

湯氏一下子呆住了。雖然她明白夫



媚潛心佛法，但沒料到他竟然這麼快就捨棄自己而選擇出家。

然而，她善根深種，明白「諸法因緣生」的道理。於是放下難捨的心情，很快地做出決定：「您放心去修行吧！等我把家中的事情安排好，也會追隨您的腳步出家去的。」

親屬們聽說大師準備出家，趕來勸湯氏阻止。湯氏對親屬們說：「常聽他提起『生死事大』，我怎能阻撓他呢？」

臨別時湯氏特地做了一雙僧鞋相贈：「這大概是最後一次幫你做鞋了。將來你要求法、要行腳，希望這雙鞋能幫你路途順利。」

蓮池望了望鞋，一言不發地拿出刀來，當場將僧鞋斬成兩段。事後才作詩回贈：「吾妹送我一雙鞋，千針萬線做起來；一刀斬斷紅絨線，從今再不染塵埃！」這一刀斬斷雙方的羈絆，從此只論佛法，不談俗情。

蓮池出家二十多年後，回到俗家探望親友。見到湯氏還在俗家，便問：「您為什麼還沒出家呢？無常迅速，拖延不得！」

湯氏：「只因有老母要奉養，等這件心事完成，一定走上出家的路。」

後來湯氏在四十七歲出家，受具足

戒。法名祿錦，學者稱太素師。

太素師出家十二年後，親自上山求見蓮池大師：「我設立的孝義庵快落成了，想請您幫忙訂定規約，並請您來參加落成大典。」說著雙手奉上請帖。

蓮池微笑地接過請帖，點了點頭。

蓮池大師為孝義庵訂立二十九條規約，並囑附太素師及庵內尼眾：「切記切記『痛思生死，一心念佛求生淨土。』」大眾都將這番話謹記在心，虔誠專修念佛法門，嚴謹地奉持律儀，庵規森嚴，深獲居民信仰。

太素師住持孝義庵七、八年後往生。蓮池聽到這消息，立刻決定：「生死事大！我應當送他最後一程並為他建塔。」

已八十高齡的蓮池大師親自為太素師送行，並在雲棲寺外西麓為太素師設立舍利塔。

一年後，蓮池大師也往生了，舍利塔就設在雲棲寺東麓。

後來乾隆皇帝曾親去瞻仰，並作詩留贈：「一心念六字真言，衣鉢何曾傳子孫；監院歲除依例換，蓮池家法喜猶存。」



## 擾擾紅塵皆虛幻

沈三洲是蓮池大師俗家的堂兄，正在金陵當官。不久前收到已出家的蓮池要來拜訪的書信，然而左等右盼卻都不來，於是吩咐縣衙到各寺院詢問並告知：「若有蓮池法師前往掛單，立刻通報。」

這時差役來報：「大人！我們找到蓮池法師了——可是有兩個，不知那個才是！」

沈三洲：「帶來我看看！」

一看兩人皆面生的很，卻又爭著那張度牒是他的，沈三洲怒問：「快說實話！度牒那兒來的？」

兩人互瞪對方，爭著說：「是我的！」

忽然有人來報：「蓮池法師在瓦官寺，因為病重，所以無法前來。」

「將這兩個刁民押下！」沈三洲下完令，親自來到瓦官寺。果然見到病倒在床的蓮池法師。

三洲：「你生病了，到我府上調理吧！」

蓮池：「您的好意我心領了，但我是僧人，理應住寺。」

三洲：「那我去請大夫幫你看病，

並派人來照顧你。」

蓮池：「麻煩您了！」

三洲：「你太客氣了，我們從小一起長大，一起求學，一起玩耍，互相照顧是應該的——對了，你的度牒怎會遺失呢？還有兩個僧人假冒你的名號。」

蓮池：「您遇到那兩位僧人了？」

三洲：「是啊！現在把他們關在衙門裡。究竟怎麼回事？」

蓮池：「那天走在路上，遇到兩位僧人相約同行。他們見我身體不舒服，好心地說要幫我背行李。」

原先我不好意思麻煩他們，但我步履緩慢，拖累他們幾次停下來等我，只好接受他們的好意，請他們幫我背負行李。

然而我還是走得太慢了，一不留神，就和他們走散，而度牒就在行李中。」

三洲：「我看那兩人根本就是騙子，存心騙走你的度牒躲避勞役。我一定重重罰他們。」

蓮池：「您不是聽過『公門好修行』嗎？度牒已失而復得，就放他們一馬吧！」

三洲：「你既然知道『公門好修



行』，怎麼你又不當官呢？從小你成績比我優秀，在秀才的榜單上還高居榜首。通過科舉對你僅是探囊取物。怎麼你不走這條光宗耀祖、澤惠百姓的大道，卻反而進入佛門呢？」

蓮池：「鐘鼎山林，人各有志。對我來說『擾擾紅塵皆虛幻，緣起緣滅盡是空』，官場生活僅是『黃粱一夢』，只有出家修行最踏實。把眾生領進佛門才是『澤惠百姓』，這也是我認定的大孝。」

三洲：「看來你意志非常堅定，就隨你吧！將來你若要建道場，記得通知我，我一定全力護持。」

蓮池：「我由衷感謝您的情誼！我們就各自在不同的領域修行吧！」

後來蓮池想在杭州雲棲山建立道場，沈三洲果然大力護持，雲棲寺順立成立。蓮池有了弘法度眾的道場，信徒日多，聲譽日隆。

時光匆匆過了三十年，一日來了位滿臉風霜的老人，要求見住持蓮池大師。

蓮池覺得這人十分面熟，正在思索時，對方開口：「你現在是大師了，還記得我嗎？」

聽到聲音，蓮池馬上認出：「三洲

哥！是你啊！聽說您已調到京城做官，應該能大展鴻圖，實現你『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淳』的大願。出現在這裡，真讓人意外！」

三洲：「原來我也是想有番作為，怎奈小人當道，我被誣陷下獄整整七年才被釋放。」

在獄中每天想著你說的『擾擾紅塵皆虛幻』，當真含義深遠。因此出獄後立刻找機會告老還鄉。我早聽說你是眾人景仰的高僧，特地來請你指點一、二。」

蓮池：「您太客氣了！您這一生為國為民貢獻良多，才真是令人景仰。又歷經大風大浪，對生命體悟怕是比我還要深刻。佛法深如海，我雖是住持，也不過大家互相切磋罷了。」

於是沈三洲暫留雲棲寺隨眾作息，修習念佛法門。蓮池開導他如何攝心、持戒、念佛。

沈三洲頗有領悟。在雲棲山住了月餘，法喜充滿地告假回鄉。📖



## 西方孰云杏

曹魯川居士學習佛法已四十餘年，對華嚴及禪法有深入的研究。

一天讀了蓮池大師的作品，非常佩服，於是到雲棲山拜師。然而幾次來向師父請教，大師總是教他：「老實念佛。」他覺得跟自己想學的有些出入，特地向大師請教。

魯川：「師父您深入經藏，各法門都曾下功夫深入瞭解，對華嚴法門鑽研尤深，這讓我很佩服。」

但為何信眾來向您請教時，您都只教人念佛？難道師父認為只要有淨土法門就行，華嚴法門可以廢除嗎？」

蓮池：「我絕對沒有說過華嚴法門可以廢除這類的話。如果不是透過經典的教導，我們又怎能知曉有念佛法門呢？佛門的三藏十二部都是我們要深入學習探究的。」

魯川：「既然三藏十二部都是佛子應該要深入的，為何您卻一律教人『老實念佛』？那不是舉一而廢多嗎？」

蓮池：「從前慧遠大師僅教授淨土法門；惠能大師也只教人參禪以『明心見性』。難道您認為他們不通其他法門

嗎？當然不是！

從前的祖師大德就是僅以一種法門教授弟子，我只是遵循前人的教法，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。」

魯川：「師父您為何不遵循世尊的教法呢？世尊會依弟子的根性分別施以不同的法門，希望師父您也像這樣隨機演教，為利、鈍根性不同的學人分別教授不同的法門。」

蓮池：「世尊智慧無礙，自然能夠這樣施教。但我只是個凡夫，如果教法變亂不一，不但不能有利眾生，很可能讓眾生產生無比的困惑，反而害了眾生。」

魯川：「師父您以一種法門教授學人，為何選擇的是淨土法門而不是華嚴法門呢？華嚴世界毘盧性海所現的法界全身，就如同人身有八萬四千毛孔。而東方的藥師佛、西方的阿彌陀佛，不過是在其中的一個毛孔說法度眾生。」

為何師父您拋棄掌握全身的機會，只選擇其中一個小毛孔呢？」

蓮池：「居士您既然通達華嚴思想，怎麼只許以小入大，不許由大入



小？況且大小相入，正是華嚴十玄門的一玄啊！

舉華藏境界不可說不可說無量無盡的世界，而入於極樂淨土中的一朵蓮花中，尚且不能盈滿蓮花一片葉子中一芥子那麼微小的地方，那麼又何妨把全身投入於一毛孔之中呢？」

魯川：「弘揚淨土法門的人，總是說：『花開見佛悟無生』，一定要往生淨土見了阿彌陀佛，才能因佛菩薩教誨他一切法無生的道理而得到開悟。修行淨土法門似乎是比較曲折而遲緩的。」

蓮池：「居士您通達禪宗，一定知道從執迷到開悟，就如同從睡夢中醒來，又像蓮花開放。念佛的人，有現生見性的，似蓮花頓時盛開；有往生後開悟見性的，是蓮花在久遠後才開放。」

眾生的根機有利、鈍之別，功行也有勤奮、懶惰的差異，因此花開有慢有快。並非一概都是曲折緩慢的。」

魯川：「師父！我曾和您座下的師兄們談論佛法，他們津津樂道於九品往生。但談到上乘佛法就駭然心驚，張大眼睛發楞而不知所措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」

蓮池：「這樣的表現正說明他們需

要淨土法門。」

魯川：「師父您已是人人敬重的大師，請恕我直言——不但不具有大丈夫的作為氣度，反而只有街坊老齋公、老齋婆的行為舉止。」

蓮池：「居士您說得齋公齋婆，是指平庸無智低下卑劣，只知恭敬地遵守戒律、規矩這一類的人嗎？我願意做這一類的人。」

我無法認同那些善於言詞辯論，任意狂妄地談論般若，閒聊禪理又不守戒律的人，我認為這樣的人近於魔道。我寧願被說是老齋公、老齋婆，也不願做老魔民、老魔女！」

魯川：「佛法大事非同小可，請師父您能把我說的再思考一下好嗎？」

蓮池：「好的！我非常明白您用心的真切，真得讓我獲益良多。願來日我們都能同登極樂淨土。」



## 蓮池大師簡介

師諱祿宏(1535-1615)，字佛慧，別號蓮池，因久居雲棲寺，是以世稱蓮池大師或雲棲和尚，為淨宗八祖。

大師乃杭州仁和人氏，俗姓沈，明朝嘉靖四十五年(1566)投西山無門寺性天和尚落髮，接著在昭慶寺無塵玉律師處得受三壇具足戒後，便即杖策遊方，遍參知識。隆慶五年(1571)，於杭州雲棲山興建道場，弘揚教法，注重真修實行，以戒律為基本，以淨土為皈依。

蓮池大師著述甚豐，主要代表作有：《戒疏發隱》五卷、《阿彌陀經疏鈔》四卷、《佛遺教經節要》一卷、《具戒便蒙》一卷、《水陸儀規》六卷、《竹窗隨筆》三卷、《往生集》三卷、《淨土疑辯》一卷、《禪關策進》一卷、《楞伽經摸象記》十卷、《緇門崇行錄》一卷、《山房雜錄》三卷等。這些著述於雲棲寂後由他的僧俗弟子大賢、鄒匡明等搜集編次，分為釋經、輯古和手著三類，總稱之為《雲棲法匯》。

## 藕益大師簡介

藕益大師(1599-1655)，諱智旭，號西有，別號八不道人。俗姓鍾，名際明，又名聲，字振之。24歲從雪嶺法師剃度，賜法名為：智旭，字：藕益。25歲臘月八日在蓮池大師塔前發心受持四分戒。26歲，進而受菩薩戒。

35歲領眾修造西湖寺，此後近二十年間，大師遊歷江西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各地，主要從事閱藏、講述經教、著作及弘傳淨土學說等事。直至晚年仍然不倦於業。清順治十二年(1655)正月示疾。

大師著述豐碩，經其門人成時法師編次，分為兩類，一為宗論：即《靈峰宗論》共十卷；二為釋論：含有釋經論與宗經論及其他注疏論著等六十多種一百六十四卷。其中主要有《彌陀要解》、《唯識心要》、《毗尼事義集要》、《閱藏知津》等等。此外藕益大師還甄選了一些淨宗名家與學者的著作合成《淨土十要》一書，為後世淨業學者必讀之經典佳作。



## 割肱救母

鍾際明(滿益大師的俗家姓名)七歲時發現母親長年吃素，便問：「媽！您為什麼要吃素呢？」

母：「我嫁入鍾家後一直沒生育，就到觀音前求子，發願每日持大悲咒及茹素。十年後，夢見觀音大士送來一子，就生下了你——菩薩恩德真不可思議！」

際明：「我要跟您一起吃素。」

母親微笑點頭說：「真有善根！」

際明十二歲到學堂上課，接觸到不同的觀念。他對母親說：「媽！孔聖人說『敬鬼神而遠之』。先生說佛教是外來的邪說異端。我不再吃素了。」

母親盼了十年才盼到這個孩子，對他向來十分寵愛，也就依順著他，說：「既然是先生教的，應該有他的道理，就隨你吧！」

又過了五年，際明十七歲了。他有天見到母親從寺廟帶回一本《竹窗隨筆》。隨口問：「媽！這本書是誰寫的，書名起得很別緻。」

母：「這是當代蓮池大師的作品。你要看嗎？」

際明：「想翻一翻。」

際明原是隨便看看，卻愈看愈入迷，不禁讚歎：「真是本有智慧的書，寫得真好！真是字字珠璣！原來佛門中臥虎藏龍，看來佛法很值得深究。」於是把以前寫的謗佛的文章都拿去燒了。

跑去跟母親說：「媽！原來佛法這麼好，難怪您一直遵從信仰。以後我也和您一起去聽經聞法。」

母親含笑點頭。

際明從此儒、佛兼修。

一天放學回家時見母親紅著雙眼，際明擔心地問：「媽！您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？」

母：「你大舅舅過世了。」

際明一時呆住，說不出話來。

母：「可憐他官運正盛，我們家族都以他為榮，卻突然走了。真是天妒英才。」

際明不知該如何安慰母親。他心中起了大大的疑問：「從小大家都叫他要以大舅為榜樣，榮登金榜，光耀門楣。這樣一個人人稱羨的人物，不是應該像山一般屹立不搖嗎？怎會如此脆弱



呢？」

幾年後，又見母親忙進忙出，原來是他的表姪小虞過世了。

際明心想：「為什麼這麼幼小的生命也會被奪走呢？難道生命的本質就是脆弱的，自己能活到現在完全是僥倖嗎？」

二十歲那年父親過世。際明感到天崩地裂，無常迅速，不知何時母親也隨父親而去。

於是找算命先生問母親的歲壽。算命先生問明八字，排算了好一會，說：「最多只有六十二、三歲。」際明立刻到佛前發願：「希望減我的歲壽及功名，為母親求百歲的壽命。」

從此際明已無意追求世俗的功名富貴，整天誦經念佛，萌生了出家的念頭。原本放不下俗家的母親，後又想到如果不趕快出家，佛陀怎會明瞭他發願的誠意呢？

況且從經典中他也明白在無始的輪迴中，有歷劫的親恩，都需要他去救度，而生命又如此脆弱，怎能再蹉跎？於是下大決心，趁夜離開孤單的母親，走上出家之路。

出家後法名智旭，字蕩益。當時他二十四歲。

蕩益希望母親能諒解他急著出家的心情，在佛前燃臂香、刺舌血，將自己出家的緣由寫在血書中，托人交給母親。

母親見了血書，知道他出家的意志堅定，無法挽回。雖知出家是大丈夫之事，但還是思念孩子，身體日益憔悴。三、四年後，托人告訴蕩益，務必回家見最後一面。

蕩益聽了這消息，立刻回家探望。此時母親已病入膏肓。他想：「唐代有『割股救母』的事蹟，如果我割下臂上的肉入藥，應該更能顯出我的誠意，效果應該更好。」

然而割了四次，還是未能挽救母親的性命。

蕩益痛徹心肺。

埋葬了母親之後，蕩益到松陵寺閉關。出關之後，心痛未減，於是恭敬地燃臂香七炷供十方三寶及諸大菩薩，誠摯地為母發願回向：「願母罪因苦果，淨盡無餘，智種福基，具足無減。悟法界藏身，入普賢行海。」



## 憫五濁而廣作津梁

成實法師出家後四處參訪善知識，聽說滿益大師是當代高僧，特地來請教。

滿益：「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嗎？」

成實：「並不是什麼教理方面的問題，只是想請問師父為什麼要自稱『八不道人』？」

滿益：「我們中土從前有許多有成就的儒者、禪者、律者、教者，我是比不上他們的；但是現今有自稱大儒者、參禪者、持律者及闡教者，明明事理未通，卻自稱大徹大悟，我也不屑與他們為伍。」

成實：「『儒、禪、律、教』共四者，古今差異就是八種了。師父自覺不及古人又不與今者為伍，所以稱為『八不道人』。」

滿益：「正是這樣。」

大師的回答讓成實十分敬佩，心想：可要好好反省，是不是沾染上現代人的毛病。

於是很誠意地對大師說：「謝謝師父的教誨。」

又想：師父態度不卑不亢，自己終

於遇到名師了。

再觀察發覺滿益大師的道場注重戒行、道風樸實、修行踏實，很高興自己終於找到依止的師長了。

成實：「弟子想依止師父，想請師父賜我字號，將我收入門牆。」

滿益：「佛陀時代大迦葉、目犍連、阿難等都是他俗家的名字，出家證果之後還是這樣稱呼。出家就是為了修道，修道要離名相，你怎麼還陷在名字、門派的分別呢？」

接著又說：「惠能、神秀、懷海等祖師們當初在傳法的時候，難道有心要建立門牆、別立派別嗎？另立法名已非律制，何況立法派呢？」

停了一會又說：「現今立法派有一種令人心痛的現象：師父沒有傳什麼佛法，只因貪圖眷屬眾多；弟子也不用心學習，只是趨附勢力，彼此追求虛名而組成派別，為著只是沽名釣譽，獲取利益。想到佛門這種怪現象就讓人心痛不已！」

成實心想：「大師的心胸果然非同凡響。」



心悅誠服地說道：「多謝師父開示。」

又問：「師父是想恢復佛陀時代的舊制嗎？」

滿益：「這談何容易！從前我總是想著如何恢復如法的比丘戒法，但近年來只是專一心念求生西方淨土。」

成實大吃一驚，連忙問：「為什麼師父您不再大力去推動恢復佛陀制定的規戒呢？」

滿益：「我自己受比丘戒的過程並不如法，我只是在蓮池大師的塑像前，舉行受比丘戒的儀式，並沒有五位真正受戒比丘來為我受戒。所以我不敢自稱比丘。」

我曾在佛前拈鬚，得菩薩沙彌鬚，這正合我意，我是『菩薩沙彌』，要來護持如法的比丘。」

成實心想：「師父這麼謙虛，自稱是『菩薩沙彌』。那我應該只是『出家優婆塞』。」

滿益：「我發心護持如法的五位比丘，能將戒法傳承下去。但是我福緣薄，現今連如法的五位比丘都沒遇著，想在這樣的濁世成佛已無可能。所以我只能仰仗佛力接引到西方淨土，由佛陀教導而修成佛道。也祈求佛陀慈悲，護

持佛法，讓正法在中土重興。」

成實：「為何師父現在一心念佛求生往生？師父也可以修禪證阿羅漢果。」

滿益：「佛門必定要以戒律為核心，修習上才能得利。然而現在修禪的人大都缺少正知見，以為只要『明心見性』，戒律可先放在一旁。我不願再為這種風氣推波助瀾。」

我整理有關戒律的著述，並盡力去演說，盡自己微薄的力量，期望喚起僧眾對戒律的重視。

但是在這樣的濁世中，根本一木難支。只能求佛陀慈悲，早日下生來領導我們。請求佛陀護持正法長存。」

成實聽了非常感動，心想：「師父的悲願竟然這樣宏大！師父的境界更是深不可測。」

成實期勉自己絕對不可空入寶山，必須全心全力跟師父學習，並且盡形壽弘傳大師的教法。🙏



## 同將祖道苦茗嘗

滿益大師三十歲時在龍居寺閱藏。突然有位居士來找他。

一見面就說：「您那篇《白牛十頌》實在太精闢了。」

滿益：「您太過獎了，還請您多指教。」

居士滔滔不絕地說了許多讀後心得，最後才突然想到般說道：「忘了自我介紹，我皈依的法名叫『惺谷』。」

滿益當時正在研讀律藏，有意撰寫戒律方面的著作。但他認為惺谷是位居士，不宜跟他談論出家戒律，只跟他談論《白牛十頌》等禪修法要。

兩人愈談愈投機，不覺已過了十多天。滿益發覺惺谷對佛法十分投入，便問：「您為什麼不出家呢？」

惺谷：「因為老父還在須奉養，出家因緣還未具足。」

滿益：「我是家中獨子，二十四歲出家。出家當時，父親剛過世還沒安葬；孤獨的母親無人奉養，在我二十八歲那年過世。」

這是我一生的心痛，無限地遺憾。所以，您這方面的考慮是對的！」

隔年，惺谷說：「出家的因緣成熟了。我打算到博山，依無異巖禪師薙髮。」

滿益：「我贈首詩祝賀您出家：『去年愛我亦芬芳。獨善為懷兌可商。破格一朝誠不易。匡扶千古豈尋常。芒鞋破處腳跟穩。拄杖回時手眼良。寄語守株門下客。同將祖道苦茗嘗。』」

翌年三月惺谷將受比丘戒。

滿益：「我陪您去受戒吧！當年我只在蓮池大師塔前稟受比丘戒，並非真正領受三壇大戒。現今我已三次研讀律藏，知道這是不如法的。就讓我跟著去見識真正的戒場吧！」

滿益雖然只在旁觀禮，卻非常細心地和律藏所記錄的內容相比較。

戒期結束後，惺谷高興地說：「我現在是比丘，和您身分相同了。」

滿益：「恕我直言：我們的比丘身分一樣都不如法。」

惺谷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滿益：「我受戒過程不如法，您已知道了。這回我陪您到律堂，看到的和聽到的，並沒有那個地方符合律藏所記載的。換句話說，是不合戒法的。」



惺谷：「這問題真嚴重！」

滿益：「就利用結夏安居的期間大家一起研討吧！」

滿益及惺谷又邀集了璧如及歸一。這四位法師便在結夏時認真嚴肅地探討戒律。

惺谷常嚴格地指出問題，氣勢就像「岳家軍」一般厲聲大斥。滿益時時翻出經典和他詳細討論。

在大家提問及激勵下，滿益完成了《毘尼事義集要》。

惺谷：「這麼重要的著作應該趕快流通，讓更多僧人獲益。」

大家都沒有異議，只不知去那裡籌募經費。

惺谷：「聽說佛日寺的金臺法主性情謙和，喜歡做善事。我們可以在解夏後請他幫忙流通！」

滿益：「就麻煩惺谷師走一趟。」

金臺法主見了書十分歡喜，立刻交付印刷，並舉辦多場講座，請滿益升堂為僧人講解《毘尼事義集要》這本書的概要。

匆匆又過了一年，滿益三十三歲。聽說惺谷病重，立刻前往探視。

這時惺谷已病入膏肓。滿益深知正

值壯年的惺谷還想為佛教做更多的事，滿益願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幫助惺谷度過這次的難關。

滿益記得中醫書籍中載有一條：「人肉，治療疾。」

心想：「如果一些皮肉能救活好友的性命，又有什麼好不捨得的呢？」

於是在佛前割下自己的腿肉，請佛力加被並親自餵食。

並寫了首偈記下他當時的心情：「幻緣和合受茲身，欲剜千瘡愧未能。爪許薄皮聊奉供，用酬嚴憚切磋恩。」

然而惺谷還是往生了，滿益痛心地寫下輓聯：「徹底婆心未肯休，當場業運已遷流，浮漚影逐虛緣散，熱血腥同實際留。射自果然難下手，為人須是再低頭，臨行贈汝無多字，一句彌陀作大舟。」

#### 【更正啟事】

《香光莊嚴》90期內容更正：

頁22，三寶歌歌詞：

◎原「眾苦煎逼」，更正為「眾苦煎迫」。

◎原「淨得既圓」，更正為「淨德既圓」。